

閻錫山與戴笠

喬家才

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

錫山伯川先生，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乘飛機自山西太原飛抵重慶白土驛機場。時已黃昏，到機場歡迎之軍政首長及社會人士達數百餘人，雖多握手，但因天黑，實難以一一辨認。抗戰八年，閻公從未離開第二戰區，此次蒞臨陪都，乃係第一次。委員長蔣介石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商震主任負責招待，並指定以孔祥熙先生及何應欽將軍公館為行館。留渝二十八天，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飛返太原，蔣公同車親送至機場話別。

留渝期間，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將軍由平津回渝，來孔公館晉謁，兩人都認為共產黨之武力不可也不能輕視，解決此一問題，恐較對付日本軍閥還棘手。對於國是意見，許多見解不謀而合，會談非常愉快。

閻公離開孔公館，在車中對隨員說：「戴笠局長人很能幹，了解全般情況，以後應多與聯繫。」閻戴會談時間為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八時，地點是重慶市范莊孔祥熙公館，參與會談的人員有梁敦厚。談話內容是這樣的：

戴笠將軍：「抗戰期間，軍統局派赴平津的

工作同志，多蒙長官照顧，非常感激。」

閻伯川先生：「敵後工作對抗戰非常重要，第二戰區幫助他們進入敵區，是應該的。」

戴：「日本投降前，張子奇先生赴敵區聯絡僞軍，行前我們談過，一旦戰爭結束，收拾華北局勢，最好由長官坐鎮北平，就怕長官離不開山西。」

閻：「子奇路過山西，和我談過的，確如此。山西大半地區早被共產黨假抗日之名，大事擴張而佔據，如二十七年一月他們就在五臺擅行成立『晉冀察邊區政府』。地方民衆經他們組織、控制，爲時已久，根深柢固，隨時襲擊各處，我離山西，山西難保；我在山西，也恐難保。山西是平津的右臂，確保華北，必須先能保住山西，你的看法是對的。」

戴：「今後對付共產黨的武力，恐怕要比八年抗戰，還要難得多了。」

閻：「我也是這樣想。據說中央認爲，三個月就可以把共產黨消滅了，是這樣嗎？你以爲如何？」

戴：「我也聽說過，但絕非委員長的意思，

我從來沒聽到委員長這樣說過。」

閻：「在抗戰以前，共產黨的勢力比現在要薄弱得多，中央曾經全力剿匪，剿了好多年，都沒能消滅得了，現在共產黨的實力，比以前膨脹了不祇十倍，甚至百倍，三個月又如何能消滅得了呢？」

戴：「現在整個山東和河北幾乎都控制在共產黨手中，打通平漢路和津浦路，已非常困難，今後剿匪戡亂，恐怕還得用委員長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如江西五次圍剿，穩紮穩打，也許需要三五年。」

閻：「子奇對我說，軍統局已經策反成功幾十萬僞軍，這件工作做得很好。這幾十萬僞軍如果落在共產黨手中，那還得了。就是日本失敗，他們散在民間，幾十萬人爲害地方，也是很麻煩的。」

戴：「僞軍如周佛海的稅警團和孫良誠的部隊，素質都不差。爲了戰爭一旦結束，確保京滬地區，暗中策動將孫良誠的部隊調到南京附近，周佛海費了很大的力量才達成。所以日本投降後



①閻錫山（中坐者）在山西所住窯洞前與軍政幹部合影。

②閻錫山（左五）在克難城與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合影。



，周佛海有足够的力量，維持京滬的秩序，不為共產黨所乘，我們才能够順利的接收京滬，受降還都。」

閻：「聽說中央要進行編遣，這一點需要特別慎重。如果敵人投降，而把打了八年仗的軍官驟然編遣，他們一定不服氣，不安心，就會出毛病，萬一被共產黨吸收去，不都成了我們的敵人嗎？那可不得了。」

戴：「打了八年仗，軍隊都非常疲憊，名額不足，的確需要休息、整補、訓練。軍統局的別動軍及忠義救國軍大部分經中美合作所的美國教官訓練裝備，都是自動武器，如果把他們編為維持交通的警察部隊，配合上軍統局掌握的七十多萬偽軍，足可以維護交通，防止共產黨破壞，使所有參加抗戰的部隊趕快整補，加強訓練，一年以後，我們的力量就可以對付共產黨，形成強大武力了。」

閻：「美國人太天真，日本一投降，他們復員是應該的，為甚麼對在中國的日軍要積極遣俘呢？而共產黨坐大的武力，也有他們促成的原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也有責任呀，何必急於停戰後和談呢？」

戴：「不特如此，他們把共產黨當成土地改革者，要中國政府和他們合作、和談。殊不知和共產黨談判，無異與虎謀皮，美國的和平夢想，終將失敗，恐怕我們也要吃一次大虧。」

閻：「現在各地共產黨利用勝利不久，國家百孔千瘡，顧不得收拾它們，積極整頓，重新部署，時間越延長，對他們越有利，現在山西的情

形就很嚴重。」

戴：「最近葫蘆島和營口已被共軍佔據，又因為蘇俄攪在中間，暗中支撐共產黨，所以東北問題更嚴重。」

閻：「關內的問題，都不容易解決，再去對付東北，的確很麻煩。」

戴：「不過東北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滿洲軍，日本人裝備訓練了十幾年，的確是一支強壯的武力，我們能收編過來，我們在東北就佔了優勢。若被林彪拉過去，如虎添翼，可就麻煩了。我正在協助杜聿明同學進行收編中，不過有些人對偽軍觀感不好，主張不要偽軍，我已經掌握的七十萬人如何維持，已很費力，再進行收編滿洲軍

，阻力更大，困難更多。」

閻：「其實對偽軍不能輕視，應當寬容，加以安排，況且抗戰期間他們也有曾為我們工作過的。按當前國家利益計，也應該暫時妥當利用他們，維持現有的據點。我們政府方面實在應該慎重，國家事每每誤於機微之間。至於美國人，祇願他們自己，全不替中國多想。其實他們為自身，為全世界的安全，實在應該深深地想一想，這真是十分可憂慮的。不過，『人貴自立』，『國貴自強』，說到根本，的確需要我們自己齊心，努力奮鬥，不然，的確是危險的。」

戴：「今天聆聽長官許多高論，獲益良多，謝謝長官！」



抗戰勝利閻錫山（右）在重慶留影，左為孔祥熙。